



麦非画集



岭南美术出版社



麦非画集

方成



岭南美术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麦非画集 / 麦非绘. — 广州: 岭南美术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362-4388-0

I. ①麦… II. ①麦… III. ①绘画—作品综合集—中
国—现代 IV. ①J221.8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0) 第145202号

策 划: 廖冰兄人文专项基金
制 作: 广州市天涛广告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李晓莉
责任技编: 陆建豪

麦非画集

出 版 发 行: 岭南美术出版社 (网址: www.lnaph.com)
(广州市文德北路170号3楼 邮编: 510045)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广东九州阳光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印务分公司

版 次: 2010年11月第1版
2010年11月第1次印刷

开 本: 889mm×1194mm 1/16

印 张: 12.5

印 数: 1—1000册

ISBN 978-7-5362-4388-0

定 价: 180.00元

艺术 情感 责任(代自序)

我自幼喜欢涂鸦，“作品”散布在乡间的地面、墙壁上，曾获不少骂名。这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爱好，促使我投考美术学校，由此与艺术结下了终生不渝的缘份。屈指算来，我已从事艺术活动七十多年了。若将少不更事时的涂鸦也算作艺术创作的话，那么，我的艺术生命几乎是与肉身生命同步共长短的。

每当回顾自己的来路历程，一个画面常常不由自主地浮现：德高望重的老祖父，被邻人的投诉搞得不胜其烦，提着长杆烟斗追打儿时的我。老人要打给全村人看，让人知道他不护短，也反对破坏村容的涂鸦！我趁祖父停下喘息之机，蹲下就地画了老人手执烟斗追来的草图，画完，又继续飞逃。祖父追到画前，忍不住驻足观看。口中还在大骂，但语调已经平和了许多。最后，竟哈哈大笑起来。

我已记不清作画时的年龄了。只记得，危急时刻的涂鸦“创作”，来自于内在的激情。就是这个带有某种本能冲动的行为，呈现出我一生艺术生涯的基本路线与原则：创作源自内在的激情和意愿。

我常常扪心自问，现在的我与儿时的我有了哪些变异？上苍给予的哪些品性已被我丢失、消磨掉了？至少，在相当长的岁月里，我已没有了那份在被追打时寻隙作画的勇气和主体个性了。“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丧其元”，这股元气一丢，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了。哪怕我明明知道，艺术创作是人的内在情感意愿的对外呈现，当我不敢外呈表达、甚至自我否定得惶惶不可终日时，哪里还有艺术创作可言？我能找到太多的理由为自己的“不敢”辩解：“人人如此”啦，为保全家人的生存环境啦，保自己的颜面甚至保命啦。我不在指责自己，更不敢指责与我一样的“人人”。我只告诉自己，这一切理由都是功利性的。我也知道，正是登上了功利性的平台，我那几十年虽不停地画，但却不是在进行艺术创作。

以几十年的艺术生命为代价，我明白了对我这种资质的人而言，艺术创作是无法与功利私欲共存的。

在我们的文化发生功利性巨变的当今，一切活动在不能提供功利性的前提下，似乎便不具有正当性了，极不合时宜地向自己的童年回归。这次返老还童的区别在于：童年的我，不知名利为何物；经过几十年的磨难练历，我知道了功利名利无益于艺术创作，它不利于人的真情感、真意愿的呈露。

成年后的我与小时候相比多了一份责任重负。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士以天下为己任”、“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我和我同代的文化人、学子，对这类先贤命题耳熟能详、倒背如流。我们是喝着中国文化的这



类“责”、“任”、“忧国忧民”的乳汁长大的一代。我们将承担责任视为不可亵渎的价值。

回看来时路，在我的艺术生涯中有几个美术创作的激情喷发时段，刚好也正是我的社会责任心被激活涌动的时段。对我个人而言，这绝对不是巧合。创作天分极高的大师级艺术家或许已无须借助社会元素便可以进行纯艺术的创新。但对我这种凡人级的画者，凡人的责任是艺术创作的不可或缺的动力。是这责任在生成我的内在激情，也左右了我的内在意愿。对我这种级别的画者，责任是艺术创作的本体构件之一。

我是在“九一八”的警讯中步入少年期的。民国政府对日的软弱立场，使我非常愤怒。我和我的同代人的大批左倾转向与此是息息相关的。国破尚未亡，“救亡”也成为义不容辞的责任。人的责任心就这样被唤醒了。对我个人而言，它转化成两类作为：一是参加学校的地下读书会——“^①二格学社”，大量读革命书籍；二是促成了自己下苦力学真本事的决心。后来，我考入广州美专，在这四年中拼命作画，仅速写就画了三万多张。抗日战争正式爆发时，我还没毕业。救国的责任心将我的整个生命燃烧起来，白天上街演抗日宣传剧，写大标语、横条，晚上创作大量抗日漫画。心中的激情使我灵感有如泉涌，所有的画作竟如流淌出来似地一挥而就。将此等作品投给上海、广州的知名杂志，竟还频频被采用！这是一段令我神往的如有神助的时日。

若以我一生的艺术成就来研判我的创作能力，那段时日的表现肯定远远超出我的实有能力。我自己明白，是救国的激情给我增添了分外的能量。如果没有埋在心的深层的责任感，我又哪会有如此激情？我后来能以“漫画家”的身份被美术界所接纳（我的本科是西洋画，漫画只是救国行动的副产品，我从没想过我会成为“漫画家”）也都拜这一时期的疯狂创作所赐。

我生命中最使我满意的西洋画创作时段，是“皖南事变”逃亡途中那段。我觉得，我的最美最接近我的生命的水彩画、速写画就创作于此时。当时，我获知皖省中统特务机构意欲抓捕我，便匆匆由安徽逃往江西。途中，心胸充斥着悲愤不平及对专制制度的鄙视，也夹杂着生死未卜的悲凉。不知这样的心境是怎样发生着作用：我看到的世界显得格外亮丽明媚，人与动物也鲜活灵动。我画画的意愿，将活生生的生活存留下来的愿望格外强烈。此时下笔再次晋升到“如有神助”之境，与平时作画的感觉全然不同。

导致我逃亡的因由，是我做了件自己认为必须做而且不做就会后悔的事：我的校友赖少其（时任新四军团政委）在“皖南事变”中被捕，关押在集中营。以我在民国第三战区的人脉关系，前往探视还是有可能的。在当时的政治情势下，我去探望一位在押的共产党军队高官，显然是不合时宜的。但从个人情感上说，一个朋友落难了，自己竟袖手旁观，连去探视慰问一下

都不敢，这会使我看不起自己；就政治情感而言，我和赖同属左倾青年，都对民国政府的腐败、贪污，对专制制度深怀不满，都对民主自由充满憧憬。他不过是“坐而言，起而行”，用直接的行动去兑现自己的观念言论。我对这些敢于舍生取义的同伴从心里是佩服的。顺着自己的心，我去了。

巧合的是，我去探监的第二天，赖少其越狱成功！我因此“惹祸上身”。中统特务机构合逻辑地怀疑我参预了越狱行动。在我自己的逃亡路上，我对自己的选择没有任何的后悔。于公于私，我不过都在尽着自己“凡人的责任”罢了。因此，我也“因祸得福”，收获了我一生最满意的二百多幅画作。

我曾经拥有它们，它们一直感动着我。我反思它们的孕育生成过程，感悟到艺术创作与情感，亦与“凡人的责任”有着割舍不断的关系。

在我的理解中，一个真正的画者也应该负有与普通人略不相同的责任。“师法自然”、“法造化”这些中国画论的基石性的准则，使我们在作画时要对自然存在物负责：我们要求自己尽可能地呈现它们的外在本貌和内在精神。

在这样的追求面前，我们对自然如何能不怀有基本的敬意和谦卑？也是这种“自然责任”推动我们精益求精，不断革新。

我晚年的水墨虾创作完全是在“自然责任”的推动下艰辛前行的。

现在算来，我画水墨虾已有五十多年了。当初，我被政审，终日无事可干又惶惶不可终日。为了分散自己的内在惶恐，我开始临摹齐白石大师的水墨虾。大师凝练地呈现出虾的活泼自得的真品性和真精神。好的画作，传神、动心，这些虾无言无声又实实在在地抚慰我心。后来每当我惶恐烦躁，就临摹“齐虾”，以求宁静。我对大师作品在钦佩中又怀有的深深谢意。

在一段相当长的时间里，我画的水墨虾就是“齐虾”。大师作画一定是“师法自然”的。对我而言，“齐虾”就是自然虾。

但即使我初临“齐虾”时，已感觉到大师的群虾图在结构上存有着使我“不舒服”的元素。后来，我发现是他笔下的虾群只有一个游动方向，统一地像人类游行那样行动。在自然状态中，虾是不可能如此活动的。是这种“不自然”使我“不舒服”。我曾尝试让虾群以自然形态入画，却屡试屡败。这才明白了前人作画的苦衷：画水墨虾全凭笔锋、笔势，右手执笔的画师可顺势画向左游的“来虾”。欲画反方向而动的“去虾”，则囿于笔势甚难操作。人类被逼着游行已十分无奈，连虾都要“游行”，情何以堪？正是对不自然的画面的“不舒服”感，促

使我屡挫屡战地探寻画“去虾”的技法。几十个寒去暑来,终于如愿以偿。在此过程中,我也发现“齐虾”与自然虾存在着某些差异。在我个人而言,对大师的画作提出补充和指正,既是对自然的敬畏顺从,也是对大师的尊重维护。吾等欲将“齐虾”发扬光大的最好途径,就是使之更加贴近自然形态的虾自身。大师生前就倡导人的画作与自然的和谐融汇。“法造化”就是他的美术追求。而以自然存在为模本展开对话磨砺,正是“师法自然”的操作形式之一。我相信,大师会欢迎此等对自然负责的美术对话的。

我晚年的某些漫画创作和美术活动,有时不为一些人理解,如从功利的角度审视,那些行为确实是费力不讨好而且又不自量力的“蠢动”。但是,若将“责任”及由此产生的内在情感这些元素考虑进去,或许人们看到的图像就完全不同了。

我对自己青年时的责任选择,此生不悔。我是在此等责任的迫使下投入艺术创作的,到老依然如此。

麦 非

2005年3月（未发表的杂文）

①当时将马克思译为马格思,“二格”指马克思、恩格斯。

麦非简介

麦非，原名麦灿仲，生于1916年，广东省台山县人。中国全国美术家协会首届会员，著名漫画家。其人物速写，水彩亦颇负盛名。他晚年致力于水墨虾的创新研作，开出“去虾”画技，引起世人关注。

1938年，麦非毕业于广州美术学校西洋画系。在校四年间画下人物速写三万张，在校得奖两次，并在上海广州两地的刊物发表不少漫画。同年，应叶浅予之邀加入其领导的由全国漫画家组成的抗日漫画宣传队，并有三幅作品选送苏联莫斯科“中国抗战美展”展出。当年，麦非与张乐平、廖冰兄、特伟、叶岗编为一队，由桂林开赴第三战区“苏皖浙”前线。后担任代队长。

1941年，“皖南事变”后，漫画宣传队直接隶属于民国军委总政治部郭沫若厅长，且成员多为左倾人仕。该队在《前线日报》出版的“星期漫画”遭到检查、抽稿等难以应付的困境，麦非以代队长名义宣告漫画队结束。之后，麦非为民国军委政治部留任，官拜少校，为日后留下了祸根。

1941-1945年，麦非在苏南前线经历战火洗礼，深入敌后体会沦陷区生活，画下战地风光、将士战斗生活、军民鱼水情等数百幅画。他曾于皖南屯溪、江西上饶和福建等地举行了14次“麦非战地画展”。每次展出都有当地景物水彩画新作数幅。屯溪《中央日报》、《安徽日报》都出过“麦非战地画展”特刊。如此壮举，在八年抗战史上尚无第二人。

1945-1947年，木刻《箴匠》被选入《抗战八年木刻选集》。抗战胜利后，麦非独闯台湾两年多，曾作环岛巡视，画下大批作品（这些作品与其他画作均因政治原因未能保存下来）。曾用笔名欧阳可，林金木，林金水，林金火，陈良。如今保留一幅“同心协力”是描绘台湾参议会全体议员和省主席魏道明共29人的漫画群像巨构。画中各人姿态各异、惟妙惟肖，深见画家人物速写功力。该作品收录在哈佛大学燕图书馆。

1948-1949年，麦非因政治立场左倾而不见容于台湾情治当局，被迫逃亡香港。抵港后即任大公报特约政治漫画作家，1949年兼任文汇报客座美术主编，大量发表反蒋、反美政治漫画，名动一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共产党派专车将滞留香港的文化人、民主党派人士接回广州。麦非以“进步民主人士”身份受邀回国。到广州后以自由职业身份向《大公报》、《文汇报》供稿，亦以《大公报》记者身份提供新闻速写稿。

1950年，《南方日报》在文联主席欧阳山的推荐下，有意招聘麦非；同一期间，美国侨领司徒美堂创办《新商晚报》力邀麦非加盟。因自忖“生性散漫”，他选择了后者。而后该报很快就倒闭了。同年，应新疆军区司令员王震邀请，麦非抵达新疆并参军，任职军区政治部。他的漫画创作活动基本上中止了。

1950-1958年，随着一个个“运动”的到来，因为麦非曾任国民军少校，并在台湾、香港工作几年，再加上其父是美国华侨，麦非成为每次运动的主要审查对象、著名的“运动员”。在“肃反”运动停职审查的几个月中，麦非基本上以临摹齐白石的水墨虾来消磨时间。这为他日后的水墨虾创作打下了基础。八年新疆生活中，麦非只完成《克拉玛依油田建设图》长卷，此画为中国军事博物馆收藏。

1959年，麦非被调到农垦部，任农垦出版社编辑。

1960-1980年，“三年困难时期”，农垦出版社解散，麦非被下放广西。1964年的“四清社教”运动，麦非在劫难逃。之后，在狱中渡过八年，回乡务农七年。乡居期间，麦非画虾自守，养虾、观虾、研究虾的身态结构和活动规律，数年间从未间断，笔耕不已。他的“去虾”画法便是在此时创立。

1980-2007年，邓小平的改革使出国成为可能，1980年麦非移民美国。1982年当局为他平反昭雪、补发数年工资。尽管遭受种种坎坷，尽管吃尽苦头，麦非仍表示对自己过往的选择此生不悔。他对同代人推崇的“不为名利、忧国忧民”的美德仍信守不移。在美国，麦非当过熨衣工、街头画家。80年代末，他已恢复漫画创作。水墨虾始终是他的晚年至爱。2004年还在台湾《艺术家》杂志对齐白石的水墨虾发表一家之言。

2007年12月，麦非因病在纽约逝世，享年九十一岁。

Mak Fei's Artistic Career

Mak Fei, native of Taishan County in the Guangdong Province, was born in 1916. Member of the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rtists, his achievements were important in the fields of character sketches, landscapes, pen-and-ink paintings as well as wood engravings. He thus became famous for his multi-faceted talent.

He graduated in 1938 from the department of Western Painting of the Fine Arts Institute in Guangzhou where, as a student, he won two awards while publishing many cartoons in journals and magazines edited in Shanghai and Guangzhou. He was thus invited by the famous cartoonist Ye Qian-yu to join the well-known "Cartoonists' Propaganda Team against Japan", three of his works were displayed at the "Chinese Resistance War Art Exhibition" in Moscow. In the period of war against Japan, he spent time at the military front lines in the Anhui and Jiangsu provinces but also went to places occupied by the Japanese such as Wuhu. He painted several hundred works portraying war scenes, displayed in the "Mak Fei Artistic Exhibition of the War" in fourteen places around Anhui, Jiangxi and Fujian provinces.

After the war, he toured Taiwan and, inspired by the beautiful scenes and landscapes, he was well known for painting a lot of watercolors. He also produced many political works published in local newspapers and magazines. Local authorities perceived his poignant cartoons as an offense. He had to flee to Hong Kong where he served as a cartoon columnist for the Dagongbao (Dagong Daily) as well as editor-in-chief of the bi-weekly artistic column of the Wenhui bao (Wenhui Daily). He became an important artist in opposition to both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and American imperialism.

When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ose to power in 1949, the government invited him to return to Mainland China. He went to the northwestern Autonomous Region at the invitation of Wang Zhen, the man who would later become vice-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e was appointed as first deputy director of the Artistic Press Association of the Xinjiang Military Region. During his stay in Xinjiang, Mak Fei visited oilfields, farms, and painted numerous sketches. One spectacular piece of that period is a scroll painting of the oil city of Klamayi entitled "The Reconstruction of Klamayi" which has become part of the Chinese Military Museum collection.

In 1964, he was sentenced to labour reeducation and was then sent to the countryside for a period of fifteen years. After his arrival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1980, Chinese authorities revisited his case and he was declared officially rehabilitated. In the United States, he continued his work, dedicating most of his time to the thorough study and interpretation of a specific theme of Chinese painting: the wash-drawing of shrimps.

目录

漫画资料汇编	1
抗战时期	3
台湾时期	31
香港时期	45
木刻作品选	69
速写作品选	79
1949年前作品	81
1949年后作品	95
蒙古族人民生活组画	96
新疆维族人民生活组画	104
新疆军区指战员劳动生活组画	112
海南黎族人民生活组画	118
海南农工生活素描	124
1978年后作品	127
纽约见闻	131
彩色人物风景作品选	141
自画像	143
油画人物	144
粉彩人物	146
国画人物	150
新疆克拉玛依油田建设组图	158
海南组画	164
国画	169
水墨虾选	177
编后语	188

漫画资料汇编

Cartoons

抗 战 时 期

The Anti-Japanese War Period



“你在中国抢有什么回来？”

“……就是这件东西

《前线日报》1940年11月10日



真假面目

《前线日报》1940年5月19日



“东亚门罗主义” 在排演中

《前线日报》1940年8月4日